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

一百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二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

宋 蘇軾 撰

雜文一十八首

明正 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

也惟不與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予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

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

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没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善没改作波字二詩改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為

武功宰長安有脩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

籥亦逺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

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

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内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静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鈆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

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無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

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黄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

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令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

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竒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我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

者士之超逸絶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髪巖岫永嘯長吟頥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髪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懐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

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絶葷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葷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

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旣兮烏乎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補龍山文 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

帶輕恰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柟競秀楡柳獨脫驥騄交騖鴑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幘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

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右解嘲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麫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醸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

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葢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

中熟撊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絶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處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慼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

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
芥蔕之讐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
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觧忮觸猜是惟難
哉水激則旱其傷淫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
者湍佐鬬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
溢姸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
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瞰門曷以壽我公
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

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饇饜則為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

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記講筵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

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于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勑左

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
天下幸甚其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殿
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
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踐履螻蟻其言深
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
於册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
生之德臣無任大願

天華宫

天華宫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盖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為宫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宫所遂改為黄龍洞此地即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為狡兎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為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為寶宫於山間無事則為臨賞

之樂警急則為逋逃之所其計審矣

錫杖泉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即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泝漢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楊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

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恵人喜
鬬茶此水不虛出也

白水山

白水山在象頭南蘇軾曰羅浮之東麓也有懸泉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輙為潭深者縋石四五丈不能及旁有巨人跡數十謂之佛跡巖巖西故有院亦曰佛跡

縣榜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

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傜而生齒歲
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慘尚寛簡守令則進賢
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恵以廩惸
獨寛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筭弛鹽榷之利故能道迎
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
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疢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
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鏤板模印以賜郡縣
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

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為諳歲一檢案之使無遺毀焉嘉祐七年正月日

擬作二首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叙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

中以為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説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説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説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説項王請還太公項羽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為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為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

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强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竒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羽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為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嘻噦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顧為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

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狽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為無足使令者是大王

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為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辨此且項王陰忮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

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
今日願為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餘耳
之聽哉漢王曰善即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
公至楚晨扣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為俘
囚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
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
嗔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為而主行說以僥
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

衂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王以臣為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

七廟定大號為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為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敵為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為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為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强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為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為善也

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為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為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羮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

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為之請一旦之命令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為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卹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雠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雠之欲葅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

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為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鋭為士卒先所向推靡莫如大王兵强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慴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為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為漢雖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

氣均則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愽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己資推遺之己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為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罟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

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為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為信大王以世為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禀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為帝而放殺之何以為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為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為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

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為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

且將索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輙背我令其父在此猶日急鬬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鬬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羇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于兹而

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勑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

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為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讐何面目以視天下令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屍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為早決者無後悔必為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為

陵陳去就之義勑陵無還遂伏劒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夾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

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大王觧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為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内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効書辭勤欵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昔田横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横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横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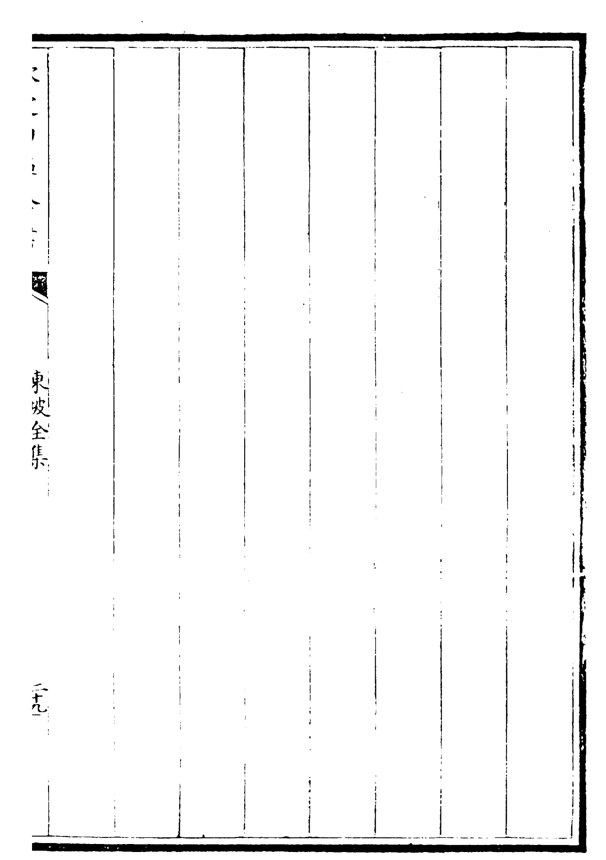
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禄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污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卧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

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隊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巳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歴數陰搆符命昔

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
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
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為人雄材
大畧寛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
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
内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
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
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

與劉備實有脣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産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葢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刭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

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刻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東坡全集卷一百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

宋 蘇軾 撰

志林五十五條

記游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

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别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到杭州一遊龍井謁辦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為獻龍井

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

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

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

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

常雖聾而頴悟絶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輙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髪唱黄雞是日劇飲而歸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

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皐亭夜坐書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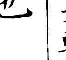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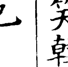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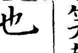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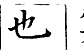
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輙為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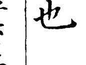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藴子瞻來矣不覺

作一絶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絶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絶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為勝絶不可勝談

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絶云横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皷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



法當甚麽時也不妨熟歇

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

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黄州對月獨飲甞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葢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為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為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

然二君皆入鬼録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昔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

瑣亦安足録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黄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晩歳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没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懷古

昔先友史經臣彦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竪子成其名豈謂沛公竪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竪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

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塲詩云沈緬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迺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輙與錢令聚

坐聽説古話至説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式吏頗知文章余嘗為作哀辭字大年

修養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遥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便入室不拘晝夜坐卧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動揺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又用佛語及老聃語

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

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為坎故天一為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熱與石硫黄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輙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鍊為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為況所謂玄者乎

任性逍遥隨縁放曠但盡凡心别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

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猶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揺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麽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

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嘷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嘷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

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為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為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録之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

論調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蘓子卿齧雪啖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記之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錬令甘乃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盖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守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

砂如浮蟻狀或黄或赤客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澄無度以穢氣盡為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數三五日後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清淨絶欲若不絶慾其砂不結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只半升已來亦可以硃砂銀作鼎與匙如無硃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

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葢道士靈智妙用沈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慎之

樂天作廬山草堂葢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迺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

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眞敗
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
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
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
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旣飽之
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
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為美安以當車與

肉為哉車輿肉猶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寛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公昔遺余以暵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暵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為内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為外非銅非鉛以

念念不忘為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為腹不方不圓
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謝魯元翰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
虵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
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强後卒還家不食不
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為上妙
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僊不遠矣此法甚
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静者

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絶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醫官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盖稻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乃喫衣著飰耶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肇養黄中之氣

過此又欲以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
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耶東坡居士記

疾病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
子為口彼與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
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痁汝視物吾不禁
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
又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慼如疾為私記云

嵗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所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眼惡剔決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録之

夢寐

昨夜夢參寥師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

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揺聲

元豐五年十月七日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為具夢中贈一絶句云先生恵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

酒未須嫌歸去蓬萊郤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過子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髪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灾問其京師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開其中舍利燦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爲三分僧先吞兄弟繼吞之各一兩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

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喫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聞報為笑耳書與子由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笔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荅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没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録之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宫

女送出睇睞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發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數句若銘賛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予在黄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為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

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亡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宣德郎廣陵郡王完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喪其母呂夫人六十四日號踊稍閒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具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為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訪此本而不可得方苫臥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於側忽驚覺曰

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
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傳乎曰然此大非夢也德
公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薑者之狀則夢中
所見也德公舟行扶柩歸葬於蜀余方貶嶺外遇思德
公楚泗間乃為之記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如真飧佛壽識妄喫天厨予甚領
其意或曰真即飧佛壽不妄喫天厨予曰真即是佛不
妄即是天何但飧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縠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弟睡

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邉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學問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嬾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命分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宫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送別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

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别之留飲數盞頽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為作草露書數紙遅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為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曇秀來惠州見予將去予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予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

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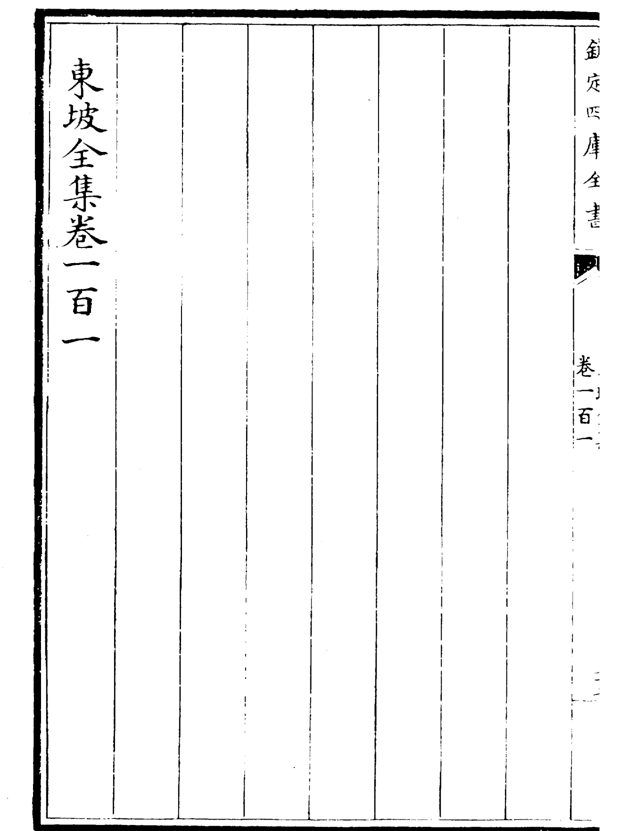
石塔别東坡予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着是塼浮圖耶予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予首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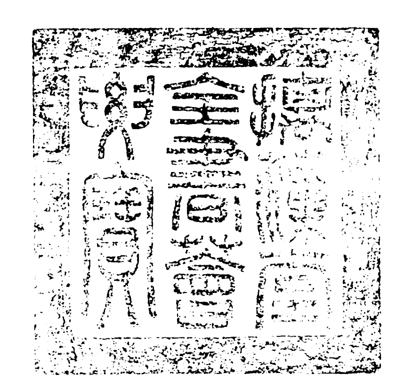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本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

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别意
子歸吾無以遺曰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
書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
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雲濤
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鬚
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
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横江而去僕登夏

煥尾高丘以望之彷彿見舟及武昌步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馬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浮居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四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二

宋 蘇軾 撰

志林五十七條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葢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為之置鹿與女誰當為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

以喪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葢爲是也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駮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

兵略

匈奴圍漢平城羣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强弩傅兩矢

外鄉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策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葢影子就視皆卵石漫漫不

可辨甚可恠也

時事

儋爾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

其厚等其簿厚者未動而薄者先亡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眞貟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幾邑上殿論奏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

許之風不可長乃杖而撫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已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熈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皆當時小人所為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録

宫職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參預經筵宜尊所聞以

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嘉深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

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葢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葢不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軾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寳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踐履蟲蟻其

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
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
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
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
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
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道騎省
與李常侍隔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

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一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為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一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人恠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中時軾方論周穜擅議宗廟蘇子容因道此

樂天行張平叔戸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盖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割剥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致仕

今年吾當請廣陵暫與子由相别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

築室種菓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浮玉老師元公欲為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迨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

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隱逸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

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躭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語妻曰獨不能如楊子雲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㳺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

非槁項黄馘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釋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惟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

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横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没事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盆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蔣仲甫聞之孫景脩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窒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曰余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别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煑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

加於煑食時也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晉方技傳有韋䖍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䖍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䖍曰物各欲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䖍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䖍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㾓

瘅病十餘年虛瘵之去頃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

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見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矣戲語得千金

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
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
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
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
僧師守素乃參寥子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
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參寥子

之法孫東坡之門僧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為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服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脩行吾竊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博士學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麽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竟無所

葢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士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閩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妙總師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獨知其詩文所不知者葢過于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葢未嘗有怒者徑山長老維琳行峻

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
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
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
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
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
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恵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絶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中久矣

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髙績練世事髙麗非

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

詞辨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盖其才有過

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愛放而不

流其為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闍黎皆予

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於

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頴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
夜予作樂滅慧頴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出家兒亦
看燈耶頴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
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戒來謂曰明日當還浙
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
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戒使歸見之致予意且

謂道子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異事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為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

能容叔夜婞息又甚於退之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為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為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真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

周侯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事復有甚異者不欲盡書然問真要為異人也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虚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虚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絶三彭之仇乎虚不能答冲虚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記羅浮山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己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

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黄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葢上賔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葢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宫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黄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葢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所存亡

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辟云一别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

嘗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嘗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嘗果死其子裸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死嘗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司馬相如諂事武帝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所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隱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

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鳥賦真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東坡書

秦太虛言寳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説鬼參寥舉此聊為

之記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黄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

大祥有人持盤餐及錢數千云付其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争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辟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為世戒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

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别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為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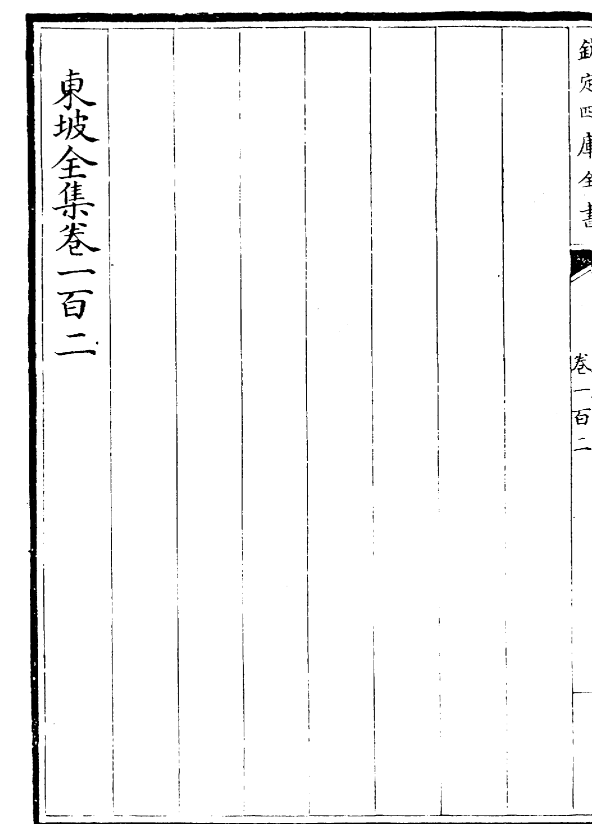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

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

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産丹砂雖鎖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錬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也



東坡全集卷一百二